上海漫畫

SHANGHAI SKETCH

64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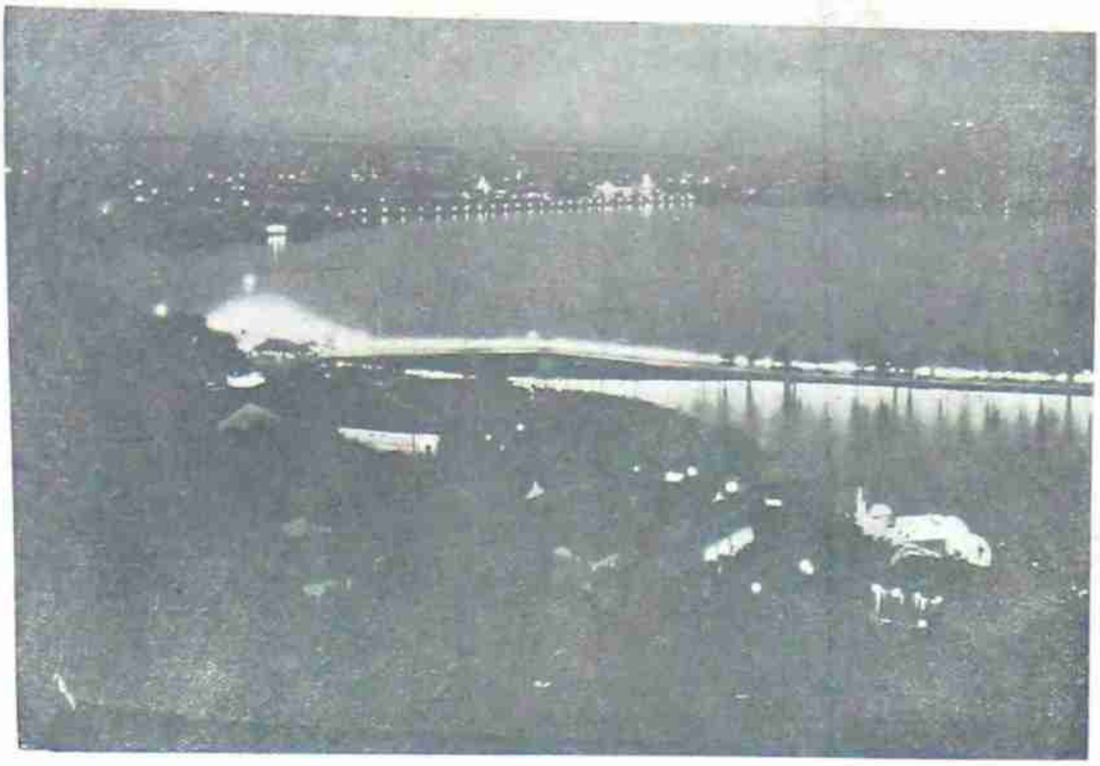
春蠶到死絲方盡

曹少[illegible]作

上海[illegible]河路大新印刷公司代印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星期六）

上海山東路A字一號中國美術刊行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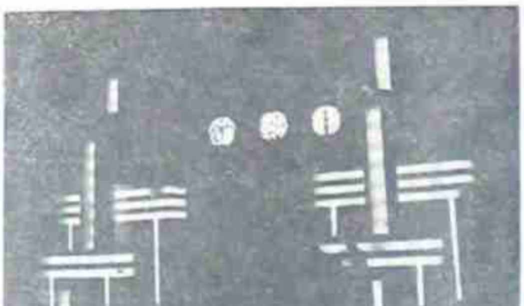


西湖博覽會夜景之鳥瞰　　靜山攝贈

煥章曾經說過：「我的父親是木匠」如果他從小就傳下了他父親的衣鉢，到現在說不定是吳稚老所說的「工頭」。　文農作

奉天教育考察團于七月一日赴杭考察并參觀西湖博覽會由黃警頑君作嚮導（靜山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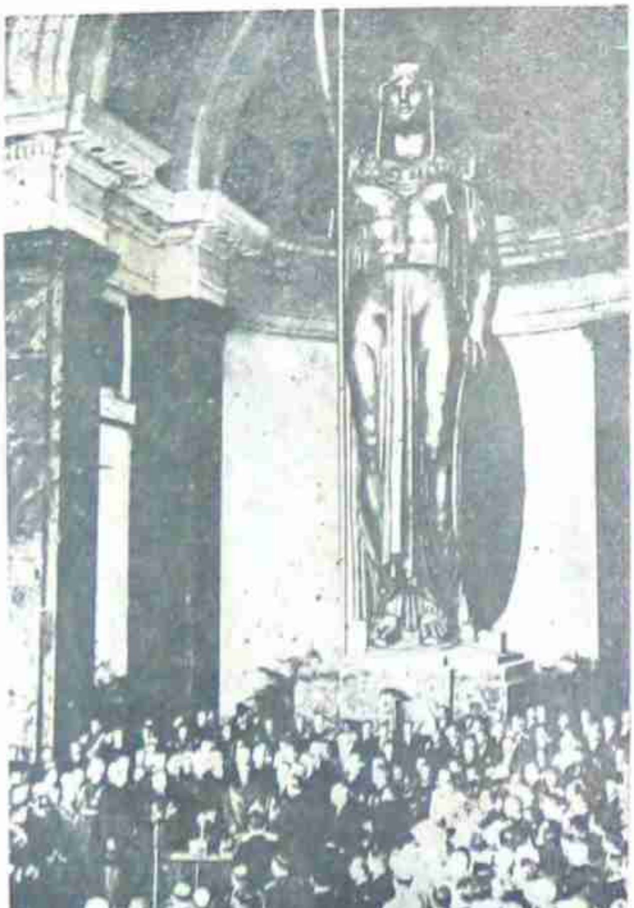
西湖博覽會特種陳列所浙江建設廳陳列之一部（靜山攝贈）



西湖博覽會絲綢館之建築　胡東來攝

下圖為美國華盛頓省立大學生之練習賽船運動，用巨木一根爲之，使腕力強壯，而姿態靈活，一如划船情狀，其法極巧妙也。

左圖爲最近古巴馬查爾將軍第二次就任大總統職之盛典，國內所建之大和平女神，即該國之共和廟也。



原书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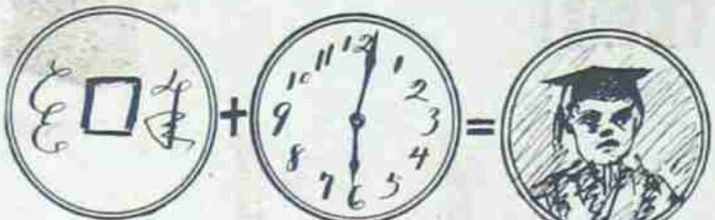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歌舞家張仙琳女士之舞裝與殷蘊英女士之舞姿　徐屑影攝

燕大本屆畢業生盧琪新君及其妹琪英女士，女士曾代表中國女子排球出席遠東運動會。　聶光地攝



學士頭銜的構成式

陳成華作

雙鳳樓隨筆

『畫』

葉靈鳳

宿雨初晴，灰白色厚密的天空下，橫着一帶墨綠的叢林，樹的下面掩映着幾間縱橫的瓦屋，一條赭黃色蜿蜒的小路，路的前面便是一派鋪滿了油綠色浮萍的池塘，一兩方突出的草叢疏疏的散落在池面。

這是一幅絕妙的風景畫題材。坐在窗下對望着，我不覺起了畫意。

想到畫，像一位久別的故人突然浮上了記憶一般，眞是感慨系之。

差不多自第一次知道『畫』這個名詞以來，我對於牠就深摯的有了情感。不消說，小學時代對於圖畫自然視爲一週中最有興趣的一課，就是後來進了中學，在繁重的代數幾何 $A+B$，$X=y$ 之餘，仍是同了幾個愛畫的同學，向學校當局要求了特別的允許，到校外去作野外寫生，因爲我的中學是專制的基督教學校，學生要每兩星期才有半天的例假。

後來到上海進了美術專門學校，那更是夢的實現，我對於畫的努力自不待言，可是一年之後，我的文學，嗜好與繪畫走上了並行線的軌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或許那時對於文學的熱情正是在頂點上的原故，我不知不覺的就傾向文學拋下了畫筆。最初還勉強到校上課，到了後來，在將近畢業的一年，那眞祇有美術學校才有這樣的笑話，我差不多一月祇到校一二次，一學期不曾有過一張完成的人體習作。及至後來，朋友們組織的一個出版機關成立之後，我更完全鑽在文學的圈子裏去了。

四五年以來，除了偶爾的一張單色插畫和朋友們委托的不得不畫的封面畫以外，我的手完全不曾再觸到畫布上過。

塵埃中的一隻畫箱，抽斗中的幾盒彩油，以前是一日不離的侶伴，現在差不多漸漸從記憶中排擠出去了。一隻畫架更不知給誰個朋友借去了不曾再還來。

在此刻的這種生活中，像今天這樣對於畫的偶然的動念也不是第一次，但無論如何不再有提起調色板的勇氣。連難得有的幾次繪畫展覽會都不曾去觀光了，那裏再有擱起畫架的勇氣呢？

前天在路上偶然遇見老友倪貽德。三年不見了，他問我近來可曾作畫，我說自從離開學校後便不曾再畫過，他笑着說像我那樣的人正復不少。是的，脫離了那種特有的環境，要想仍舊繼續那種特有的生活，這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七月九日

編輯部啓事

本期印刷改革，因爲彩色部要兩面翻印，時間上反而要比原來增多，這期就不能照預定計劃大約在兩三期後必可實現，，但這還是暫時的，正是初步的改革，不久我們就要預備添出一二頁材料，並加上銅絲釘，成爲書本式，定價照舊，這個計劃的實行大約在新秋的時節，諸君等着吧。

本期凡屬定戶概附贈『美周』周刊一期及三色版精印「唐代吳道子畫佛像」一幀甚爲名貴。

定閱價目

另售	每份	小洋一角
本埠	半年	大洋一元五角
本埠	全年	大洋二元八角
外埠	半年	大洋一元六角
外埠	全年	大洋三元
國外	半年	大洋二元
國外	全年	大洋三元八角

寄費在內郵票九五計算以一分半分爲限

廣告價目

每格高二英寸寬二寸四分之三

每月（四期算）單色二十五元

彩色四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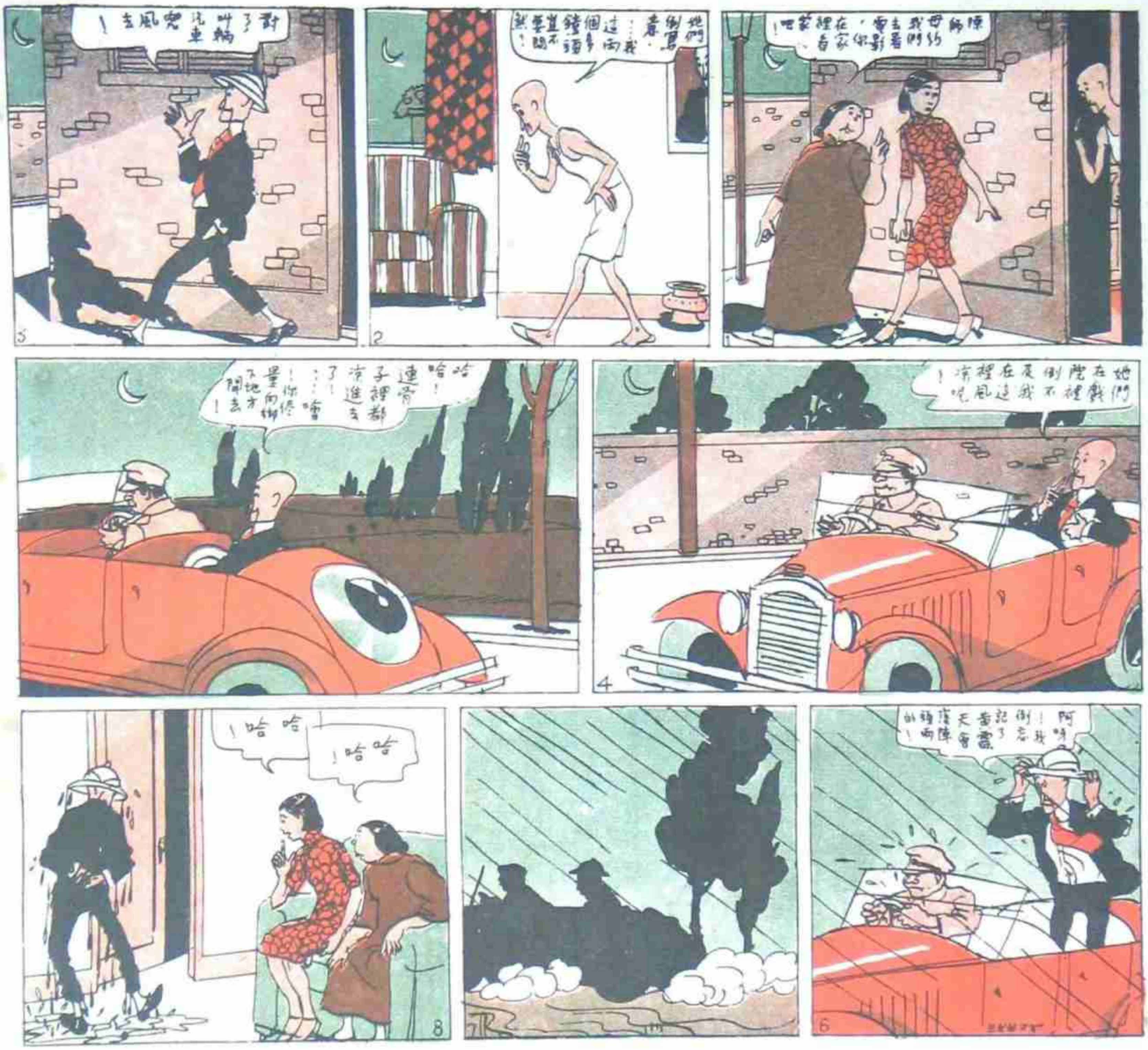
長期，短期，封面，另議。

十期叢刊

每冊祇售大洋六角

材料豐富，裝璜美麗，可作學畫範本，可作贈友禮品。

王先生


陳師母約我們去看電影，你在家裡看家吧！
她們倒寫意……我這兩個多鐘頭豈不要悶煞！
對了叫輛汽車兜風去！
她們在戲院裡倒不及我在這裡風涼呢！
哈哈！連骨子裡都涼進去了！……嗜！你停停！量向鄉下地方開去！
阿呀！我倒忘記了黃霉天會落陣頭雨的！
哈哈！
哈哈！

家庭娛樂
以聽
高亭唱片
為最高雅
各唱片公司
均有發售

常備四種藥
永除百樣病
虎標萬金油
消風清快水
提神八卦丹
立止頭痛粉
上海虎標永安堂
總行
四川路老靶子路口

培德
黑猫牌
領帶、襯衫
是
培德公司的
最新出品
總發行所南京路勞
合路大慶里
本號 四川路九十一號
(福利對面)